



春到井站 王平摄

散文

采油人的春夏秋冬

彭松江

春

夏

秋

冬

一年吹两次，一次吹半年的盐碱滩海风，总是先吹弯芦苇的腰身，再吹白芦苇的头颅。为核实一项工程，我一路颠簸来到目的地——江汉油田清河采油厂的一座偏远小站。小站除了孤零零的一间平房和两幢野营房，四周再无房舍。挺立的抽油机上下起伏，散落在低洼处的红柳，被春风吹得左右晃动，更增添了小站的荒凉和空寂。

敲开平房的门，走出一位黑红脸庞的汉子，叫余德生。在这个偏僻小站，他一个人承包下了原本需要五个人的工作，管理着八口油井。余师傅告诉我，他已经六个年头没有回过湖北了。“想家吗？”话刚出口我就后悔了。余师傅眼中有一丝惆怅一闪而过，顿了一下说：“想。父母也想我们，特别想孙子。”说到这里，余师傅把目光转开了。顺着余师傅的目光望去，我看见一株红柳在风中摇曳。

“您的妻子和孩子呢？”我又问。余师傅的脸色由阴转晴：“妻子这会儿到二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学校接孩子了，去年我们买了辆摩托车，接送孩子和购买生活用品都很方便。今年春节父母太想孙子了，就到小站和我们一起过的年，一家人团圆了。”

人啊，不管从何处来，落到最需要的地方，也就安下了家。周作人在《故乡的野菜》中曾写道：“我的故乡不止一个，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。”看着眼前的余师傅，我又一次相信了。

盛夏七月的一天，一场大雨之前。

前两天的一场大雨冲垮了海堤的一段进站道路，车辆受阻，油运不出去，生活物资送不进来。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，我们站在了被雨水冲垮的路段上查勘。

天很暗，大雨前的空气凝固了一般，闷得让人喘不上气。乌云压境，似乎要和地皮贴在一起。不远处几座平台上的储油罐，倔强地挺立着，仿佛要奋力为天地间撑开一线空隙。忽地，一道闪电在天地间扯出一束不规则的亮光，轰鸣的雷声在我们头顶响成一片，接着，暴雨倾盆。

回程途中，我们的车犹如飘摇在风雨中的小船，艰难地前行。我用抹布去车窗上的雾气，突然看见一个采油姑娘正向前奔跑。我们急忙将车开到她身旁停下。采油姑娘上了车，站在车门前摘下工帽，一串雨水顺着她的发梢滑落。见她一身透湿的工衣紧贴在身上，我关切地问：“冷吗？快过来坐。”“不冷。我就站这儿吧，别弄湿了座椅。”采油姑娘看我们都盯着她，莞尔一笑：“好大的雨呀！”“你怎么在雨中奔跑？”“刚巡完并准备回站点，这雨就下来了。”“回到站点赶紧把衣服换了，小心感冒。”采油姑娘用感激的眼神看着我：“不要紧的，夏天，一会儿就干了。”说完她转过身用手抹了抹车门上的玻璃，望着车外自言自语：“我最喜欢雨了……”

“我最喜欢雨了”。时隔多年我又想起那被淋得透湿的采油姑娘的话，心中涌出一股柔情。是呀，风餐露宿惯了，雨就是她朝夕相处的伙伴。岁月在风吹雨打中把清河石油人一个个日子洗得透亮。

在去作业二队的采访途中，半里一丛红柳，一里一方苇塘，裸露的盐碱滩在深秋的阳光下泛着白光。十来分钟的车程后，队长张天民从院内迎出：“队里正在自整自改，力创标杆队，院子里有点乱，请进屋听我汇报。”撇下张队长和一行记者，我信步走进一间没锁门的砖房。

砖房内墙刚粉过水泥灰，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泥浆湿气，俩工人正用丁字尺裁白胶纸。我好奇地问：“裁这做什么？”笑答：“用它美化野营房的文化墙。”

走进野营房，见一小伙子正贴着脚往墙面粘白胶纸，看见我咧开嘴笑了。“工作多长时间了？”我问。“今天第四天。”“喜欢这里吗？”“当然，这里的人都很友好，一来又赶上队里创标杆，很有建功立业的情怀。”

“小王，累不累？换你一会儿！”“小王，下班了到家吃饭，你嫂子包了饺子。”说话的是从砖房走出的那俩工人，手里拿着裁好的白胶纸。小伙子笑答：“不累。又有饺子吃了。谢谢师傅们！”见师傅们唠得开心，我含笑走出野营房。

我的朋友赵新明曾在钻井队上班，给我讲述了清河采油厂开发初期钻井队的难忘经历。

1986年6月，他们钻井队接受任务从湖北奔赴山东。那会儿的清河采油厂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作“八面河油田”。“八面河”的称谓来自当地老百姓对水的渴望而酝酿出的美好想象，因为在那片一望无际的荒凉盐碱滩上，基本饮用水都要从几十公里外的地方拖运。盐碱滩大片开阔地上的浮土足有二十厘米厚，风一吹，漫天扬沙。

当时，钻井队有一个年龄最小的工人叫李军，刚从技校毕业，十七岁，单薄得像个孩子。小李话挺多，是家中的独子，虽然身子骨单薄，却很勤快，干起活儿来总是跑在前头，对钻井队的一切都感觉新鲜。

1987年除夕，下了好大的雪，全队都在紧张地忙活着一口新井的钻井任务，都想早些干完活儿回队部吃团圆饭。平时话挺多的小李那天不说一句话，只是拼命地干活儿，单薄的身子在风雪中显得更加瘦小。干完活儿后，全队围坐在食堂的几张圆桌旁一起团圆。

屋外风雪交加，屋内队友直着嗓子行酒令，吃着喝着喊着叫着，忽地不知谁哼起了《想家的时候》，大伙儿便都跟着合了起来。这时，从不抽烟的小李突然来了句：“师傅，给我来支烟。”原来，那个除夕是小李的18岁生日，也是他第一次在外面过年。

老赵一把搂过小李，用力地拍了拍他的肩。

在那个飘雪的大年夜，老赵和小李在风雪交加的野外围着钻塔走了很久。雪地上，一圈一圈足印被风雪覆盖，一圈一圈新的足印又重新生长出来……

老赵最后说，小李现在壮得像头牛，当钻井队长好几年了！

散文

江南印记

徐建军

江南的烟雨蒙蒙，似醇香的美酒，令人心醉；江南的细柳花红，似清香的美酒，沁人心脾；江南的丁香女子，似清幽的美酒，温婉绵柔。记忆中的江南，是水，小桥流水，春雨霏霏；是光，春光明媚，浮光跃金；是情，去国怀乡，心旷神怡；是梦，皓月千里，长烟一空。

年轻时，喜欢热闹地邀上三五朋友，游历江南的水乡、园林、寺庙，品味江南的美食，抑或稍有闲暇，静静地独自撑着一把油纸伞，走进石板青砖的小巷，希望遇见心中丁香一样的姑娘。

最美人间四月天，正是江南细雨绵绵中的好风景。人们带来吴侬软语，吴酒一杯春竹叶，吴娃双舞醉芙蓉，也带来淡淡的忧愁与欣喜。

人到中年了，更喜欢的是到江南的古城墙走走，抚摸着一块块厚重的青砖石，这般熟悉，又这般陌生，穿越时空的想象油然而来。你可见那刀光剑影中有多少英雄气短，悻悻缠绵；你可见那旌旗猎猎中有多少三军出征，意气风发。

印记也好，记忆、记录也罢，江南带给我们的的是一个“情”字，丝丝缕缕的个人情愫，梦回吹角的历史情感，都把我们的悠悠之情融入细雨空蒙、白墙青砖、小桥流水和远山含黛之中，留给我们无尽的乡愁和永远的乡恋。正所谓：烟雨蒙蒙醉江南，酒巷深深识醇香。残月晓风吹酒醒，花红沙暖羡鸳鸯。小桥欲言待启航，春水微澜又扬帆。新芽细柳堂前燕，梦里依稀是故乡。



朝阳的力量

——有感“朝阳足音”上线

韩 朋

不知是谁
把朝阳化作中国石化的形象
朝阳 从升起的那一刹那
就成为温暖人间的力量
走过春夏秋冬
度过雨雪风霜
昼夜陪伴
唯有石化人专用专享
一路阳光
石化和朝阳一道生长



扫码关注
石化人的文学情缘

笔下湍涌石油河

张迎亚

凛冬散尽。中原大地的冬小麦拱出泥土，次第返青。

我在中原油田濮城采油厂122号计量站见到了采访对象。刚忙完补孔作业的他接过采访提纲，略显紧张地摩挲着，让原本平滑的纸上黏满了沙粒，摸上去凹凸不平。

这份触感里，有我事业的源头。

我的第一次采访，是去一座偏远的采油小站驻点，一名采油女工拎起采样桶，正准备去巡检。那天，雪落中原。

踏着厚重的积雪，我跟随她一步步走向田野深处，一架老马一样的“磕头机”，正在地平线上勤恳地一起一伏。天高地阔，万籁无声，我的世界，只剩下一片银白、一身红衣，以及她盘得纹丝不乱的发髻上，斜插的一柄发簪。发簪上的流苏轻晃，搅动冷冽清幽的空气，北风长驱直入，一直灌到了我的肺里。

那一刻，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宏伟与广阔。原来，学生时代涂沫过的那些引以为豪的文字，不过是太过狭窄的一己之情。

此后，我走出中原，到更广阔的天地去开拓视野、历练文笔。

在风景秀润的川东北，我背上采气工日日不离身的空气呼吸器，感受气瓶在一瞬间压向身体的千钧之重，看着自己的每一缕鼻息在面罩上凝成豆大的水滴。我醉心于傲立山巅、迎风摇曳的芭茅，感叹于每一次云蒸霞蔚、气象万干的雨过天晴。

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，我脱去工鞋，感受每一粒沙的弧度和余温，走累了，就索性躺下，品读夜晚九点还明亮的盛夏天空，看粉紫色的云霞如何被黑夜一寸寸吞没，看钻塔上的盏盏明灯在深夜10点齐刷刷亮起，灿烂、晶莹。

在渤海之滨，我走在LNG接卸码头，听见海水撞击堤坝的声响，感到自身上下都被涤荡一新。我虽未亲眼见证这个码头迎来第一艘大船，但石化人把结构精密的卸料臂操作得异常娴熟。

勤劳的汗水，每一滴都滴进了我的心里。

远行、铭记、书写，又背起相机和纸笔，再度远行……创作无疑是艰辛的，但每当我收到“写的就是我们的生活”“比生活本身还美”的反馈，就能击退所有疲惫。我更渐渐领悟到了，当年那撼动我的宏伟与广阔究竟是什么，是“我为祖国献石油”的戮力同心、无怨无悔，是“一切平凡的人都可以获得不平凡的人生，一切平凡的工作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成就”的干净、纯粹。

近两年，坚持阅读的习惯、对语言文字的热爱，早已随着写作渗透进血液和骨髓，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。我也因而一直保持着创作习惯，一旦有所触动，便能让笔下再度湍涌石油河，为更多人带去心灵的阳光雨露。

用文字构建希望美好

邹元辉

18岁到镇海炼化参加工作后，因为好学肯吃苦，没过几年，我就成了车间最年轻的班长，所带的班组还成了先进班组。

不料26岁那年，一场重病来袭，瞬间毁掉了我的所有努力，原本的梦想变得遥不可及。

经过半年的治疗与休养，我终于又返回工作岗位。走进新生产辅助的分装岗位，我悄然走到僻静角落处，黯然抹去眼角滑落的泪水。往日所有的澎湃激情，此时已化作过眼云烟。

那时候，我很怕见人，无论是熟悉或不熟悉的人，都不愿过多交流。下班后就将自己关在卧室中，拿起书本来打发时光。

没想到，一本本书让我穿越了时空的隧道。在同那些中外古今的哲人智者倾心交流中，我在这段最灰暗、最苦涩的岁月中咀嚼出恬静、安然的空间，领略到用文字和哲理所构建出的无限美好。

书读多了，积聚在胸中的感悟如同翻涌的岩浆，急欲寻找突破口，我于是动笔把这些感悟付诸文字。在创作过程中，我忘却了烦恼和忧愁，并在涤尽压抑心头的自卑感中，咀嚼出一份憧憬。

随后，两篇处女作散文顺利成为油墨芳香的“豆腐干”，这不但让我品尝到了成功的喜悦，更奠定了人生的奋斗方向。在随后的22年，我除了上班，即便是大年初一，也不曾停过笔。高强度的创作曾累得我伏案呕吐，也因坐姿不对，腰椎间盘突出到只能改用跪姿继续创作。也因为有过这些磨难，我感悟出，人在逆境中很难有深的感悟，相反则能搅动、反思，也许这也正吻合了文章惜命达之说。其实人生在世，苦难与困惑是难免的，它注定我们要去承受，去肩负。若一个人能拥有“人生如同茶叶蛋，破碎些才能入其味”的心境，那么必然能在苦难中看到希望，在希望中感受苦难。

持续22年的创作，胸中翻涌的“岩浆”不但没有泄尽，反而在发酵中不断膨胀。目前我已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4部，中篇小说集1部，取得过中国作协重点扶持和定点生活项目，参评过茅盾文学奖，作品在中国作协开过研讨会，获得过各种奖项70多个。这些荣誉并未让我迷失方向、逃离本性，并时时督促自己要利用有限的生命，创作出吻合时代印记、契合历史脉络的作品。

精彩不落幕 一起向未来

丛松彪

3月13日晚，绚烂的焰火照亮了北京夜空，在欢乐的海洋里，在难舍的告别中，北京冬残奥会圆满落下帷幕。

在过去的一个月，北京，这座既古老又现代的国际大都市，全球首个“双奥之城”，再次为世界奉献了一届令人难忘的奥运盛会，再次向世人展现了中国人民积极向上的精神和力量，再次书写了奥林匹克运动新的传奇，也送给了全世界浪漫的中国一幕。

中国代表团以9金4银2铜刷新了单届冬奥会金牌数和奖牌数两项纪录，名列金牌榜第三位，创造了自

1980年参加冬奥会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。中国也成为新崛起的冬残奥会强国——以18枚金牌共计61枚奖牌的总成绩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。我们看到了武大靖这样的老将，为年轻队员指引方向。我们还看到了谷爱凌、苏翊鸣这样的新生代运动员，充满朝气，一起向未来。

中国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，中国石化从未缺席。2008年，中国石化全力赞助、服务北京奥运会。2018年，中国石化签约成为北京冬奥会官方油气合作伙伴，为冬奥会筹备和赛事运行提供洁净能源和优质服务。2020年，中国石化碳纤维被选定为火炬制作材料，外壳艺术造型别致，耐火抗高

温，集轻、固、美于一身，奔跑相传的“飞扬”火炬由中国石化研制，点燃主火炬的氢气也由中国石化生产。

冬奥会开幕式首次呈现出以氢能作为燃料的微火炬，“飞扬”火炬以微火的形式在国家体育场燃烧。一簇小小的火苗，成为奥林匹克发展历史上的又一个经典瞬间，微火的碳排放量大约只有传统点火方式的五分之一。“飞扬”火炬创造了多个第一，首次由两位“机器人”完成水下传递，创造了多项专利技术，真正实现了“氢”舞“飞扬”。

精彩的赛事已经告一段落，但中国石化和洁净能源“一起向未来”的大幕刚刚开启。



春江水暖

王东亮 摄